

永遠的二高新村

■ 鍾大維

「生了！生了！是一個白胖大的小子呢！真像『鮮大王』（註）一樣。」由於來不及，母親便在鄰居婆婆媽媽們協助下，在家中接生下我，回憶此景已是五十一年前的事了，但竹籬笆內的溫暖人情永存心中。

民國卅八年大陸山河變色，大批空軍官兵和眷屬搭船由上海抵達基隆，沒多久便分批轉往臺灣各地安置。父母親帶著襁褓中的大哥，舟車勞頓地抵達岡山，在空軍官校旁、靠爾陀鄉的一個眷村——「二高新村」落腳，這一住便是四十餘年。

二高新村雖是眷村，但她有別於其他眷村，雖然村內也有一戶一戶的區別，但房舍其實是一長幢、一長幢的大倉庫！因為在

姊妹合影於二高空軍子弟小學。
 → 46年，鍾大維（左二）與兄弟



日據時期，這裡是日軍裝備與器械的倉庫，皆以質地良好的木材蓋成，也正由於格局的不同，使眷屬們感情更加融洽，其急難喜慶相互扶持、守望相助、同甘共苦之情，實非現代社區所能比擬與體會。

在民國四十年間，由於經濟尚未起飛，眷村生活與地方老百姓一樣清苦，靠著政府發放的柴米油鹽度日，

爸爸們微薄的新餉全靠媽媽們勤儉持家，才能將孩子們一個個拉拔長大。說也奇怪，小時候的我們還真有本事，自己會到處找一些「副食」來解饑，像林中的小鳥、田裡的青蛙、樹上的果子等，幾個毛頭小鬼湊在一塊真是快活，那份知足的感覺更甚於今日物資充裕的孩童。

讀者們可曾看過「笕橋英烈傳」這部電影，片中某場景——幾個小孩站在防空洞上看飛機起飛，那便是在我們眷村中的「二高空軍子弟小學」所取景。二高空小學生清一色都是村中子弟，老師也幾乎都住在村中。這所迷你小學一個年級只有一班，老師和校長受家長所託，教學認真、管教嚴格，那有不准打罵的道理，如果不認真課業、隨便犯錯，學生的屁股準要遭殃，那個年代還奉行著「背棒棍、出孝子」的教誨呢！

逢年過節的歡娛氛圍讓我至今仍懷念不已，每年的三八婦女節、母親節時，媽媽們各自準備一道拿手好菜聚在一家，男女老幼一起大快朵頤，打一頓牙祭。雙十節男孩子們必定自己找竹子作火把，女孩子們自製燈籠，一塊兒慶祝國家的生日。臺灣光復節、蔣公誕辰時，普大同慶，村中自治會還會準備節目公演，好一幅



↑ 作者鍾大維（後排右二）父親歡度壽誕，兄弟姐妹從各地趕回一起祝壽。

張燈節彩熱鬧景象。過年時更是充滿歡樂氣氛，家家戶戶灌香腸、醃臘肉、貼春聯，大年卅，一到半夜十二點，炮竹聲此起彼落好不熱鬧；年初一村中舉行團拜及各項餘興節目。在孩子心目中，每年所盼的便是快些過年好拿紅包（雖然錢數是那麼的微薄），這樣便可以快樂上好一陣子。

村中有一籃球場，是年輕人唯一運動之處，在每天下午的半場「鬥牛」中，已培養出不錯的身手，而每年一次以各鄰為單位的比賽，更是競爭得互不相讓。在當時家家都不富裕，誰買得起球鞋，什麼「中國強」、「回力」好牌子球鞋想都別想，打光腳練球練到腳底都磨出水泡了，可是誰在乎呢！只要有球可以打，其它都不算什麼了。

大人們都是卅八年前後隨政府來臺，舉目無親，能彼此慰藉

扶持的都是好鄰居們，人說「遠親不如近鄰」，在眷村中可是充分印證，那股濃濃的鄉愁早已化作異姓的親情，竹籬笆內的春天溫暖了每位身在異鄉人的心，讓這些異鄉人能安身立命紮根於此。

因為工作的需要，筆者搬離二高新村多年，但午夜夢迴，童年時的點點滴滴總難忘懷，那是眷村人永遠珍惜的美好回憶，血濃於水的感情永藏心中。如今二高新村面臨改建，最後亦將消失無形，但屬於每位村民的那段艱苦、溫馨歲月，細細品味，歷久彌新。